

# Arabian Peninsula

## 阿拉伯半岛， 除了沙漠还有 25% 坡度的山路

11月中旬，我们乘坐夜班渡轮从阿巴斯港出发横渡波斯湾，

驶往下一站——阿拉伯半岛。

文·图 / 李晓东 Urs

在船上碰见了凹凸，他是我们在伊斯法罕的青年旅馆里认识的一个住在上海的意大利人。可怜的小伙子说他因丢了钱，在阿巴斯幸得一个好心的渔民收留，他现在要去迪拜赶第二天中午飞上海的班机，女朋友在那里等着他。

天刚亮我们就到岸了，男女乘客被分开领到码头的入境办公室等候办理手续。大家都在很耐心地等待窗口后面工作人员的出现，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9点了还不见有人来。凹凸非常的焦急，他找了好几次边警说明自己要赶飞机，得到的回复就是签证官很快就会到。又等了一个小时，终于等来了几个穿白大褂头上披着红白相间格子还戴个头环的工作人员。他们不紧不慢地在窗口后面坐下后闲聊了好一阵，再喝口茶，才开始“想起”窗对面有很多人在等待他们的放行。他们打个手势招呼一位穿制服的人过来，吩咐了一番才得以开始办理手续。心急如焚的凹凸得到入境章后已经是快11点了，他飞也似地赶往机场。几天后我们得知，因为误机又改不了票他在机场窝了三天。

### 奢华迪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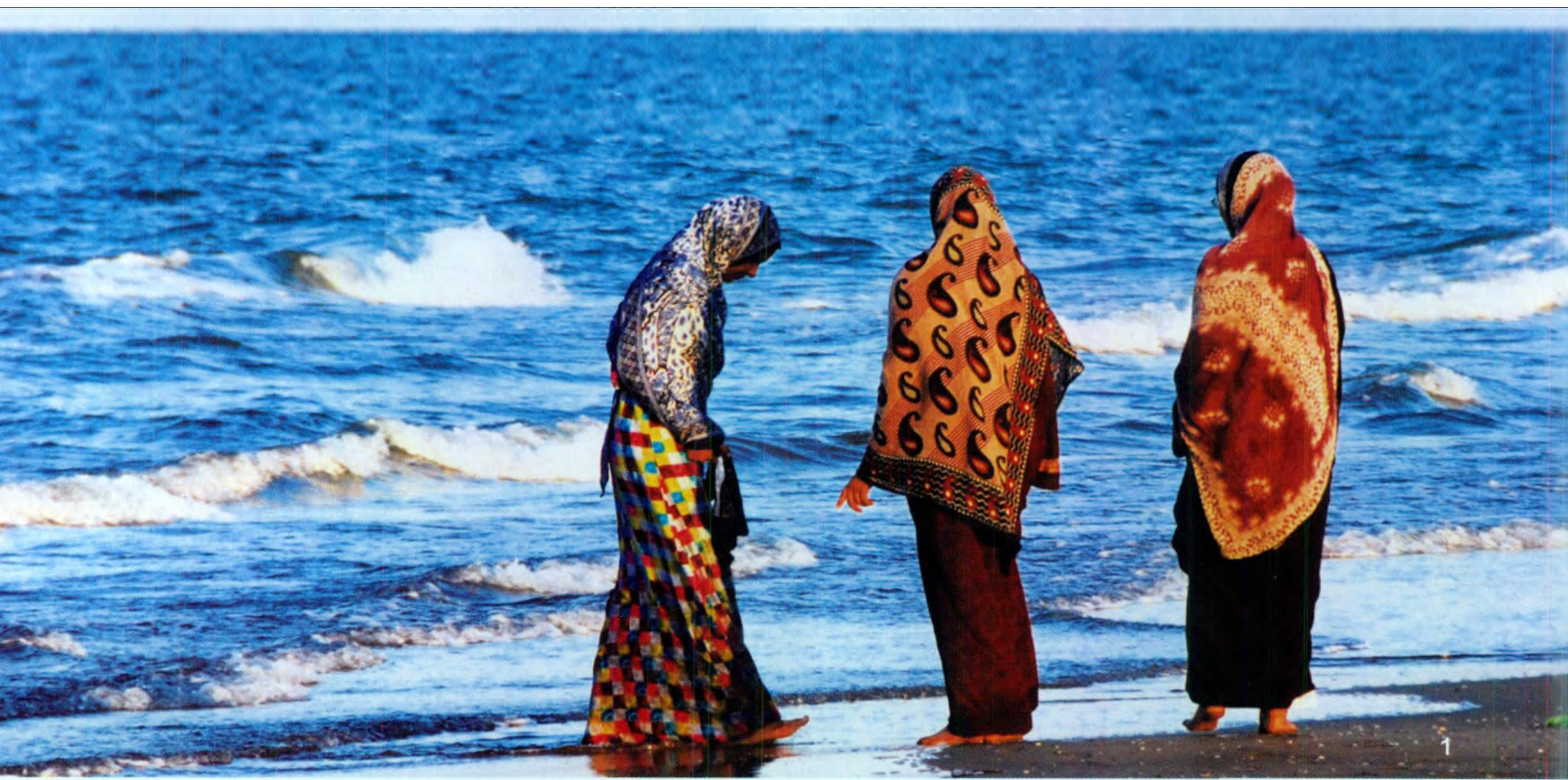
出了码头，处处高楼大厦，宽敞的街道上奔驰着很多我叫不出名字的豪华轿车，可是没有一棵树。一路上每隔几十米不是大型百货商店就是豪华购物中心，一间比一间大，一间比一间豪华，购物就是这里的生活方式。经过了据说全世界最高的建筑物，又经过据说全世界最豪华的七星级酒店，再经过了据说最富有的阿拉伯人的别墅区，骑了三十几公里终于找到

朋友的地址。原来是一家五星级酒店公寓大楼。我们犹豫了好一阵，找了个隐蔽的地方换了身比较干净的衣服后，找门卫说明了来意。门卫有点不知所措，带来了大堂经理，三番五次的电话联络之后，我们得以从地下车库进去。也许我们的行头不太适合从正门进入吧。

朋友是一对法国夫妇，男主人欣然同意让我们住在酒店公寓里。拎着风尘仆仆的行装住进了设施豪华的酒店，我们一举手一投足间显得是那么的笨拙和拘束。透过客厅大大的落地窗看夕阳下的迪拜城，车来车往让我们仿佛又回到“流浪”前的城市生活，一种难言的感伤油然而生。洗漱完毕后房主要带我们去逛商场，之后晚上男主人有个滑雪比赛，这让人听得有点晕乎乎。

1 盖在岩石上的皇宫  
2 Jebel Akhdar 山区  
里 25% 坡度的山坡





商场内各种肤色各种穿着打扮的人都有，当地阿拉伯女子着黑衣蒙面，但黑长袍和伊朗妇女的不一样，这儿的可是镶金戴银的，据说不少人专请欧洲设计师设计。唯一露在外面的大眼睛浓妆艳抹，手上的戒指和手镯非常的有分量。商场的中心部位有个大大的全玻璃封闭式空间，里面雪花飘飘，大人小孩在滑雪嬉戏，原来是个大型的人造室内滑雪场。那天晚上我们最感兴趣的就是观察咖啡厅和餐馆内的妇女，看她们小心翼翼地掀起一小角的面巾，往嘴里送吃的，真的是绝活！

在迪拜呆了一星期，比较顺利地办理了阿曼、也门和吉布提的三个签证。拿到签证的第二天就离开了迪拜，久违了的两个人的旅程让我们非常的兴奋，天没黑就骑到边境处了。一路上是荒芜的沙漠地带，远处的迪拜城上空开始蒙蒙发亮，仿佛海市蜃楼。

### 在阿曼挑战25%坡度的山路

在边境扎营一晚，第二天一大早就进入了阿曼。

盖过入境章刚要上路，一辆摩托车在身边停下，开车的人递来一张名片：瑞士人，自称是马斯喀特喜来登酒店的大厨总管。说可以到酒店找他，他请我们吃饭。我们将期待化作动力，逆着海风，飞快地向前。

翻开地图你会看到，幅员辽阔的阿曼其实就只有几条主干道贯穿整个国家，村庄和城市就建在道路的两旁，再往内陆方向就都是沙漠地带了。这里的男子依旧穿着白大褂，但是头上不再是红白格子的头巾，而是很有当地特色的白底带花案的包头布。建筑物也不再是那么夸张的摩天大楼，而是保留了传统阿拉伯特色的低矮楼房。从口岸到首都马斯喀特200多公里的道路两旁都种有很多树，还有很多椰枣种植园和小清真寺，骑热了我们就找个树荫乘凉，渴了就到寺里讨水喝。

曾经的阿曼是一个十分贫穷的国家，现在的阿曼经济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开发石油所得的收入中相当大一部分用在了基础设施和教育系统上，而且建起了很多自然公园以保护沙漠生态物种的多样性，这



在阿拉伯半岛确实是非常罕见的。

到达马斯喀特找了家最便宜的旅社住下后，马上给喜来登的大厨打了个电话，并给了他我们的地址，大厨说有人来接我们。心里想着吃大餐非常的兴奋，没到约定的时间就在旅社门口晃悠等，可是等了很久也没见人来找我们。过了约定时间半个多小时开始有点失望时，看见一个穿着制服的印度人急忙地停车，他说总裁派他过来接我们的。原来口岸碰到的人不是什么大厨，而是喜来登的总裁。而这位司机先生在闹市区找总裁朋友下榻的酒店肯定找不到了，我们的旅馆前台只画有一颗星！不管怎么说，那天我们确实确实的饱餐了一顿，“大厨”被我们的吃相打动，临走前给了我们埃及沙姆沙伊赫喜来登的地址，说如果愿意，可以去找他的朋友。

停留了三天后，我们就往阿曼的另一头沙拉拉方向前进。阿曼地图上标注的城市四舍五入之后就只有首都马斯喀特和沙拉拉，相当于我们的北京和上海，两地各占阿曼国土的左右两侧，其余的空白处都是沙

漠。有点厌倦了沙漠地带和车来车往的沿海大道，我们想换点新鲜的，所以决定从阿曼有名的山区Jebel Akhdar绕个道。之所以有名据说是因为这里是阿曼唯一的山地，有很多的干涸河谷（备注：沙漠中的干涸河谷Wadi，扎营时不可掉以轻心，突降暴雨的时候洪水来势极凶，可以要人命，所以在沙漠中扎营时避开Wadi！！）但事实上来这儿的游客都是冲着挑战这里的25%坡度的山路来的，山口路标警示牌上明显的标识，只有4WD（四驱）的车子允许进入。

这之前我们遇到的最陡的坡度是在13%左右，对于25%的坡度我们的直观概念就是前进1公里海拔上升250米，具体是什么样的感受没有体验过，因此很想去尝试一下。进入山谷的前几公里石头山路比较平缓，没有感觉到什么特别的地方，心里想说阿曼人真会吹牛皮的时候，山路突然变得极其的陡，而且有的路面由于过多的被越野车野蛮地行驶过后，只剩下很松弛的尘土，我们没骑几米就骑不动了。正常的山路应该是蜿蜒如“之”字缓慢向上的，而我们眼前的路是一

- 1 阿曼妇女
- 2 古城萨那
- 3 阿曼的沙漠里难得看到一棵大树
- 4 马斯喀特的鱼市

条直通山顶的斜线，骑不动只能使劲地往上推，有的地方一个人根本推不动，我们就两个人一起使劲。先齐力推一部车前进一段路后放倒在路边，再一起回头推另一部。时不时有车子经过，开玩笑说我们这真的是四足驱动！到达2000多米海拔的山头时已快接近黄昏，山上还有不少游客。这一天我们只前进了不到10公里，海拔上升1600米，其中有5公里是正常骑行的。

享受着山顶夕阳的美景，吃着阿曼本土的椰枣甜点Halwa，在山头睡了一晚上，第二天我们就从另一侧下山了。往沙拉拉有两条路，一条横穿沙漠约1000公里，另一条也是沙漠公路，但有一小段靠海，却多了300公里。权衡了一下，为了不产生审美疲劳沙漠幻觉，我们选择了第二条，后来才知大错特错。沿海部分不仅极少看到海，而且迎面海风让人感到既热又乏，一路上除了沙漠还是沙漠，没有一棵树。好在每骑上五六十公里都会有一个小小的村子，其实也就是靠路边建起来的两三个小卖部，时而也会有家巴基斯

坦人开的小饭馆，我们就是在这些小卖部里讨水备足食品的。路上见到的骆驼比人多，而妇女更是罕见。当地妇女一般都坐在车子里，开车的都是家里的男子，甚至是10岁左右的少年，也许父亲不在的时候代替父亲管理家中女眷的（穆斯林男子可以娶4个妻子，有条件的人是分开居住的，所以多妻的男子时常不在家。）我们从没有见过这些妇女下车，开车的男子也常常不下车，而是在店门口大声地鸣喇叭，商店里的人会急匆匆地跑出来询问客人要买的东西。

沿着沙漠公路骑行，时间长了会感到视觉疲劳，因为四周围永远是千篇一律的砂土色。偶尔能看到一棵树的时候，我们会兴奋地在树下乘乘凉，要么干脆就不走了，在树底下搭起帐篷给自己放个假。漫漫沙漠公路，一个多星期后，我们结婚一周年的那天，终于抵达了阿曼的另一头沙漠里的绿洲沙拉拉。

沙拉拉是一个见不到妇女的城市，男人们手拉手逛市场是很正常的景观。只停留了两天后便上路寻



找神奇的乳香了。沙拉拉周边山区一直到也门境内自古盛产乳香，那是一种古阿拉伯的神奇香料，几千年前阿拉伯人就是用骆驼队载着这些传说和黄金等价的香料运到地中海沿岸的，古埃及人制作木乃伊的时候更是少不了它。通往也门边境的道路两旁常能看见一些乳香树，但离开公路往山区里走上几公里能找到更多，轻轻地往树皮上割上一刀，树就会流血，这些“血”凝固后就成了乳香。我们舍不得在伤痕累累的树上再开刀，就在树下拾了些别人剩下的小颗粒，留着露营的时候驱蚊用。

越是靠近也门边境，越是倍加关注广播里有关这个国家的新闻。我们决定进入也门之后先骑到第一个城市Al Qaidah，在那里了解下路况和局势之后再做决定接下来怎么办。

## 有山头的地方就有也门人家

一早我们进入了也门，边警还是被我们使劲敲门后才起床的！过境之后我们神经绷得特别的紧，看到的也门男子腰间都配刀，很多人肩上更是扛有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远远看去还以为背着锄头。这时头上轰隆隆地飞快地飞过一架飞机，我们神经兮兮地拼命向前进，连路边的渔民招呼我们一起吃烤鱼都不敢过去。接近傍晚时分，找个看见前后没有车辆的时机，我们快速地离开公路往海边方向骑了好几公里才停下。还未来得及扎帐篷，先急忙地打开收音机，从BBC里得知美军在也门南部轰炸基地组织，那天因空袭死亡几十人。我们前进的道路也因此被封锁，决定第二天骑到Al Qaidah，从那里搭乘小飞机飞往首都萨那。

好在等待我们的萨那是如此的一个惊喜！萨那，一座拥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城，位于阿拉伯半岛西南高原上，古时候的人把它比喻为“阿拉伯的明珠”，现在的人称它为“也门之门”。这里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世界上保存最完好的古城。一座座红白相间的古老阿拉伯式的建筑，年代能追溯到几百上千年前，身处其中，会有种一千零一夜的幻觉。

我们飞抵萨那的时候正好临近圣诞，一对德国夫妇要回家过年，他们慷慨地将阿拉伯式别墅让我们住。每天早上起来，我们都在古城的大街小巷上散步，慢慢地认识了无数的默罕默德和无数的阿里，接触久了，才发觉恐怖其实都是自己臆想出来的。他们扛在肩上的步枪和别在腰间的刀，其实就同我们出门



背个包一样，一种习惯而已。时常在集市里逛也会有人约我们到家里一起做饭吃，非常的友好随和。

尽管也门法律没有规定妇女带头巾，但整个萨那城内，所有不带头巾的妇女一定是国外游客。当地的妇女统统身着黑长袍，头戴遮脸面纱，最多露双眼睛在外面就很了不得了。我们常站在萨那集市的一角，观察人来人往，每次都会由衷地感叹：这些妇女们不仅从不迷路，而且透过厚厚的面纱还能认得出对面走过来带着同样面纱的妇女，并打招呼唠家常！

古城的大街小巷内，时不时会看见一两间昏暗潮湿的地下麻油磨坊，磨坊里被蒙住双眼的骆驼孜孜不倦地绕着古老的磨子转圈磨油。这令我想起阿曼坐在丰田皮卡后面在沙漠公路上兜风的骆驼，原来骆驼和人一样，生在不同人家里，命也不一样。

- 1 阿拉伯海边上
- 2 也门山区里常能看到蓝色的蜥蜴
- 3 马斯喀特的夜晚
- 4 也门刀



萨那城一大清早就开始热闹非凡了，市场里处处人头攒动，但一到下午3点就四下里看不见人了，原来是到了嚼卡特(QAT)的时间了！卡特看上去就是绿色的叶子，但却与鸦片、可卡因等同归为一类麻醉品。沙特和埃及都将其列为严禁入关货品，非法食用的会受到15年监禁。但在也门卡特是一种合法的日常社交必备品，上至国家政府高官，下至平民百姓，大多数人都有咀嚼卡特的习惯。他们嚼卡特叶的时候是一张张地将叶子往嘴里塞，嚼碎后将末子用舌头推倒腮帮处，这样一两个小时下来不停积累的卡特末子会鼓得比乒乓球还要大。据说嚼了卡特人不会疲惫也不会有饥饿感。由于种植卡特经济效益高，收入是种菜的十几倍，这使得很多人把原本种咖啡豆的种植园或庄稼地都改种了卡特。

我们依旧天天在古巷子里转悠，除了时而听到轰炸机轰隆隆的从头顶上飞过时有惊外，没有感觉到也门人的日子和往常有什么不一样。我们想着既然来了，还是想好好地看看这个国家，但又出于安全考虑，我们决定腐败一次。圣诞节过后第二天租了皮卡和向导，到萨那周边的山区里徒步去，因为听说：有山头的地方就有也门人家。

确实，所有的村庄都建在山头的最高处，而且是建在悬崖峭壁边上！因为也门人坚信，越高的地方，越靠近天堂，离真主越近。

山区里，很多也门人邀请我们到家里喝茶吃点



心，有的孩子还会拿出英语课本让我教他们念，但见到的都是男性，妇女连同小女孩都在里屋。有一次我得以进入里屋和妇女们交谈，看到不大的卧室里满满地挤有十几张单人床。这家的女性，英语说得很好，但遗憾的是父亲不让她们出去工作。也门妇女的婚育年龄非常低，13岁可以嫁人了。我们的导游阿里说他妻子比他小二十几岁，今年27，给他生了11个孩子，最大的竟已16岁。

在山区里徒步了5天回到萨那城，又呆了一个星期后，我们依依不舍地离开了这块神奇的阿拉伯土地，跨过红海，下一站：北非。✈



1 迪拜城内的古城区  
2 也门妇女  
3 萨那阿磨坊内的儿童  
4 迪拜，摆渡  
5 萨那郊外  
6 阿曼马斯喀特皇宫前的一家子  
7 阿曼 Jebel Akhdar 山区

